

吳平 田建強 主編

廣陵書社

楚辭文獻集成



吳平 回達強 主編

楚辭文獻集成

玖

廣陵書社

中國·揚州

古邨張松南節解

離騷

讀書松桂林藏版

離騷節解

古人著書必有所緣而起予以悞薄奔生太平之時竊祿以仕又平生寡所怨惡於鄉國之間於離騷之情事了不相涉奚所取而節解之至於云云如此之多也徒以小在懷抱時值先君子晚歲幽屏於古人文章特嗜此篇坐諷行吟曾不覺舍不肖爾時便能上口逮識字後先子復時有所指授作者何如人所遭何如境篇凡幾節節凡幾解某語本屬某意某字當從某音謹識之而已及年漸長出遊文場見諸名流每有偶引與曩時所聞不

自序

甚契合徧求自漢以來各家疏注錯綜觀之亦離
合相半終覺習中所懷格格未盡不知先入者之
據於中邪抑作者之精神果不盡於此也歲乙酉
薄遊鄂城劉君嵩齡相從受經次及楚辭就洪興
祖舊本隨手點定意所欲言便旁著數語於舊解
小有異同大抵小時所聞於先子者是劉君年少
熹事以爲雋絕慙思悉加箋訂便自成書余漫應
之而未暇也自抵官常山益牽於吏事今歲夏旱
輟訟齋居偶檢篋中文字得顥兒錄存小本見大

體麤具棄之可惜苟意所未盡吐而暢之亦足以
追古人之心曲而備一家之言故復爲詮次手鈔
一通藏之家塾以爲他年歸老倦餘吟諷之資非
敢出而示人今復嘆其無病而呻不悲而涕也雖
然先君子見背蚤遺書散軼即授諸鄰前者唯此
篇略可記憶迄今四十年乃能彷彿而存其大都
臨文愴然不啻聲咳之接於耳也是則雖無所緣
以起而實有所不能自己者夫康熙甲午八月三
日松南張德純書於常山縣齋

日沐南泉軒然書外常山縣齋

以映而實存恨不指自己香夫氣照甲子人民三
國文創然不音響之對依耳山景限雖無而
餘細下信創立今四十年又指好將而奔其大勝
然夫漢子具背畫畫畫精神明對語語前音筆北
頻出而示人今對對其無語而中不悲而氣也難
一而嫌之宋壁以無山平景之對語語之資非
聖古人之心曲而謝一案之言對對為語大平
對對具集之下對對意似未盡也而對之亦足以

屈子

古邨張德純節解

以楚辭名篇舊矣。然而靈均之文。上嗣四始。下開百代。超前軼後。獨自成家。與之同世者。若孟之醇。莊之誕。各得以子名。而獨囿靈均以南音。竊所未安也。茲論定而宋景輩且難乎爲繼聲。況衰向以下哉。

離騷

史本傳曰。離騷者。猶離憂也。遭罹憂患。與離別而懷憂。兼有二義。此屈子所以自名其篇。漢人

係之以經贅矣。大抵屈子生平志行本末具見此篇。蓋其所殫精畢力而爲之。以考之三王。建之天地。質之鬼神。俟之百世者。非如他作之或闕其畛。或抽其緒也。據此篇以觀九章諸作。其真僞離合。不待辨而明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高陽帝顓頊有天下之號。草莖曰苗。衣末曰裔。朕我也。古人通以自謂。皇考父歿之稱。伯庸其

字也。蓋顓頊之後，熊繹事周成王，封之於楚，至熊通而益大，僭號武王，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世有令德，而伯庸實生原焉。屈子首溯乎此，以見己之與楚同源共本，世爲宗臣，是恩深而義厚也。其不能傳舍其國而行路其君也明矣。攝提各三星，居大角之左右，常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寅爲人正，生物之始。故爾雅歲在寅爲攝提格，而正月則謂之陬。庚寅日幹枝也。降者，下生之義。言己之生

歲旣在寅。而斗柄正指東北隅爲寅月。而日又值庚寅。是所稟固有異也。初度之美。略徵於此。不然。安所取而屑屑言之哉。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皇皇考也。覽觀揆度也。初度始生之器度也。屈子名平字原。蓋高平曰原。今竝以其義釋之。方正可法則爲平之義。神靈而均一爲原之義。各舉其盛而言。所謂嘉名也。如叔師解以法天象。

地之類過於鑿矣。禮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旣冠而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意。洪氏曰：據春秋傳，名有五，原蓋以德命者也。

紛吾旣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紛，盛貌。內美，賦之自天者。重，增益也。修能，修之於己者。承上言，已不徒恃美質，又克盡人事。如下文所云也。楚人名被爲扈，江離、蘼蕪也。辟，幽也。芷、白芷，皆香草名。紉，綴也。蘭爲衆芳之最，秋

而彌烈。君子佩之。所以象德。篇中取譬芳草甚
繇。而其指各有所屬。此則首喻己之博采衆善
以自修飾也。愚謂人自大聖以下。苟非績學
砥行。則無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屈子之
於修能。所以歸潔其身者也。自此至終篇。凡言
好修者五。前修姱修者再。而特發端於此。此一
篇之指要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
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汨水流疾貌。舉拔取也。山足曰阨。木蘭樹高數
仞。皮似桂而香。搯采也。洲水中之地。草冬生不
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此喻己之汲汲於進修。日
夕不遑。以自厲其志。蓋木蘭去皮不死。宿莽凌
冬不枯。如己受性於天。不可變易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
兮。恐美人之遲暮。

淹留也。代更序次也。草彫曰零。木墮曰落。美人
謂心所美之人。蓋託詞以寄意於君也。遲晚也。

言天時運轉不能相待。睹卉木之忽謝。知營魄之易衰。不及今而進修。則無時矣。愚謂以美人目懷王是矣。然語意最爲微至。蓋即男女妃匹合離早暮之情。以言君友之際。此風人之家法。亦離騷之所以命篇也。讀者於此會心思過半矣。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平盛曰壯行惡曰穢。此度已好修之度也。此正

屈子自白其本懷承上解言若非欲棄壯盛之年去穢行而集衆芳胡終汲汲不遑若此乎但言自恐其遲暮而風切之指已寓其中若如舊解方盛陳已美而遽斥其君之惡非義所安矣棄駕也騏驥以譬年力之富強來者若招之使相就也道猶引也先路喻古聖王之正道言果使吾及時而有爲則能引君於當道也愚之解此非有異同嘗謂人心苟有所眷戀則彼此別離之感遲晚之傷常一念而竝營片語而兼